



【天天说钱】

人民币贬值的游戏是有底线的，不能无限制地玩。

央行和热钱的“猫鼠游戏”

刘晓博

央行近日公布了5月外汇占款情况，具体数据为：外汇占款余额为29.54万亿元人民币，比4月份增加了387亿元，但增幅较4月大幅下降67%。这组数据意味着什么？所谓外汇占款，是指央行收购外汇资产投放的人民币。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，中国引进的外资，以及外贸企业通过出口货物获得的外币，都需要换成人民币才能在国内流通。这29.54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占款，其实就是历年以来国家通过发行人民币，买下的外汇储备。外汇占款，已经成为人民币发行的主要方式。而美国等发达国家，由于货币自由兑换，因此没有外汇占款一说，它们的货币发行主要通过“央行购买国债”等方式进行。

虽然升值大趋势不改，但他们耗不起。此外，我猜测普通居民持有外汇的意愿也突然增强了，尤其是有孩子在国外留学的家庭，肯定会考虑提前换汇来锁定汇兑风险。有人用5月份“引进外资产”，加上“贸易顺差”，然后减去“外汇占款”，得出结论：5月份热钱流出的量大概是400亿美元。这虽然只是个理论值，但仍然反映出人民币贬值带来的巨大影响。可以想象，如果人民币贬值继续持续下去，幅度超过10%，很可能引爆一系列风险：大家对人民币失去信心，争相抢购美元，楼市暴跌，资本外逃，金融危机来临。其实，热钱和央行之间的“猫鼠游戏”，去年就玩过一轮。2013年6月和7月，外汇占款余额分别出现了412亿元人民币和244亿元的下跌。当时人

民币并没有贬值，为什么出现了这种情况？是因为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态势确定，新兴市场国家都出现了热钱外逃的迹象。其中多个国家出现了货币贬值，利率升高的现象。由于我们有外汇管制，所以中国仅仅出现了人民币升值放缓，但“热钱出逃”加剧了国内资金紧张，成为6月钱荒的一大诱因。所以，人民币贬值的游戏是有底线的，不能无限制地玩，虽然这对于出口企业是利好。但如果动摇了大家对人民币资产的信心，麻烦就大了。事实上，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在过去几年中积累了明显的泡沫，从楼市到收藏品市场都是这样，就连一些上市公司的股价泡沫都没有挤干净。如果从“中国制造”的竞争力和国内多数商品价格观察，人民币汇率水平也存在高估

的泡沫。但人民币继续升值，也是一场代价沉重的游戏，至少国内制造业很麻烦。所以，未来央行的新玩法是：让人民币波动幅度加大，时不时“上蹿下跳”一下，显得很活跃，但中长期观察其实波动幅度不大，显得很呆滞。过去那种缓慢升值，让国际热钱不用动脑筋就能猜出中短期走势，可以“躺着套利赚钱”的时代结束了。在人民币发行机制不变的情况下，如果外汇占款连续多个月份低于1500亿人民币，甚至不足1000亿，那么市场的流动性可能出现问题，需要降低存款准备金率。目前管理层已经两次“定向降准”，如果未来几个月外汇占款不能回升到适当水平，那么全面降准就成为必然选择。（作者系深圳商报编委）



【商兵布阵】

中国式管理还在逐步形成之中，目前更多地是在“国学”中找寻，以史为鉴的痕迹明显。

拿来主义和中国式企业管理

周家兵

在机场候机，顺便到周边书店转转，经管类书籍充斥各种机场书店。每个书店墙上挂个大电视，不停播放着某个“老师”的培训视频，那高亢的声音，西装革履的打扮，教育者的口吻，具有极大的诱惑力。不可小觑那些管理视频的作用。且不去深究那些授课者的头衔真实与否，作为经营者或职场中的管理者，更关心那些内容的实用性。他们追求的是“有没有用”、“好不好使”。套用一句改革开放伊始的那句名言“无论白猫黑猫，抓住老鼠才是好猫”。反过来看，现在一些高校的授课内容，几乎都是系统的理论化居多，这对于有机会进入高校深造的莘莘学子而言，那是幸运。可对于“半路出家”，甚至没念过几

年书的老板们而言，手里掌控着或大或小的企业，摆在面前的实际困难，总得有个地方让他现学现用，立竿见影，便于尽快把手里的企业管理好。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高校补充那些专业的、系统的管理理论知识。这种机场管理视频，大多数都是“实践出真知”总结出来的，刚好填补了这个空缺，正是他们所迫切需要的。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市场需要，未尝不可。问题是有一部分老板看了培训视频，甚至听了“老师”亲自主讲的课程后，如法试验，不但没能将企业搞上去，反而将企业搞得“踩不利车般下滑”，有的甚至搞得企业“偃旗息鼓”，尤其是制造型实体企业。他们回过头来痛骂这些培训机构害人不少，授课“大师”胡说八道。作为企业管理咨询机构行内人

士，笔者提醒各位企业主和高管们，在甄选这类培训机构课程时需要冷静和理性。这些课程的适用性是有限的，在某个行业、某个企业的某个发展阶段适用，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。听课的学员应结合自身企业实际情况，独立思考，做出切实的判断。笔者有个做智能手机装配和电脑周边设备的客户，花五、六万参加一个三天两夜的培训课程。老师说销售高手在高尔夫球场，那里都是高端人群。和他们在一起混成朋友了，一杆挥出去，订单就回来了。听完课回来，朋友急不可耐地叫秘书联系深圳一高端高尔夫球会，办理入会手续。花去上百万，认识了不少高端人士，身体比以前健康了，球技也长进了不少，挥杆无数，可是订单一张也没能回来。由于大量时间花在球场上，企业内部的管理

问题没能及时处理，生产绩效降低，交期成问题，品质下降客户投诉，连现有的客户都陆续走了几个。原来五、六百人的生产制造企业，现在减员至三百来人，成本控制若稍有不慎，就会出现亏损。“临界”的滋味让他深感压力。我问他，你的客户们在高尔夫球场吗？一语惊醒梦中人。可是，我的一个远方亲戚，做平安保险业务。他最大的一张财产保险单，就是在这个高尔夫球场“拿下”的。他拿下这张订单的过程和那位老师课堂上所言基本一致。中国目前的企业管理实践以及相关理论，受欧美和日本管理模式影响较大。书店里到处是欧美和日本管理学著作写的管理财经书籍，主要代表人物德鲁克、大前研一等等。欧美的宽松人性化管理，日本的严苛精细化管理，各有优势。中国式管理还在逐步形成之中，目前更多地是在“国学”中找寻，“以史为鉴”的痕迹明显。不过拿来的痕迹也同样掺杂其中，鲁迅先生主张的“拿来主义”，“拿是有选择地拿，为我所用地拿，不亢不卑地拿。”一切好的东西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，外国好的东西、对中国的进步有益的东西都应该吸收，这应该是拿来主义的真实意思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，拿来主义也未尝不可。中国式管理，需要中国企业扎根中国本土，在管理实践中，上下求索，兼容探索，相信会逐渐形成适合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。到那时，中国的企业管理思想和理论将像今天的欧美和日本管理理论一样，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企业，而更多的是全球性企业。（作者系深圳东方华策公司总经理）



【儒林经济】

中国几乎历朝历代都有花钱买官当的案例，政府公开卖官鬻爵亦不鲜见。

钱能摆平的事儿

王国华

《儒林外史》中，周进在发迹前，可以说遭尽了侮辱和歧视。这位六十多岁的老童生，他的学生都考上秀才了，他自己却连考不中。在明朝，秀才被称为“朋友”，童生被称为“小友”；成为秀才，哪怕只有十几岁，也称为“老友”，若是童生，就到八十岁也称为“小友”。周进应邀到乡村教书，负责陪客的本镇年轻秀才梅玖在让座时，强调自己是“老友”，花白胡子的周进是“小友”。进餐中，周进说自己吃素，梅玖又念出一段顺口溜：“呆！秀才，吃长斋，胡须满腮，经书不揭帘，纸笔自己安排，明年不请我自来！”羞得周进无地自容。后来遇到本乡的王举人，聊起考取功名前的预兆，王举人抢白周进说，梅玖中个秀才就梦到日

头，我这中举人的还不得梦见天塌下来？聊天时王举人的仆人送上酒饭，鸡鸭鱼肉摆了一桌，王举人也不让周进，自顾自吃起来。他吃完后周进才开始吃自己的白饭和老菜叶。第二天，周进还得打扛王举人扔了一地的鸡骨头和瓜子壳。转机是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。周进失业后被姐夫金有德带到南京做生意。大家在逛贡院的时候，周进感念自己一生都没有进来考试，悲从中来，一头撞在号板上，嚎啕大哭。众人劝不住。金有德向大家解释了原因。众老板一听，“监生也可以进场。周相公既有才学，何不捐他一个监？”于是四个人准备了二百两银子，由金有德上交藩库，讨出收据来。接下来就一路顺风了：正值宗师来省录遗，周进录了个贡监首卷。再考中举，再考中进士，

在再三年，升了御史，钦点广东学道。一个窝囊了一辈子的童生，三五年就成了广东主考官，往哪里说理去？更搞的是，他在广东录取了范进，范进后来到了山东主考，训斥汶上县考生梅玖文章荒谬，要按例责罚，梅玖自称是周进的学生才得免罚。周进几十年来至少也考了十几次，都没考中，二百两银子就帮他搞定了。二百两银子自然不是小数目，按他教书时每年十二两银子的薪水，不吃不喝够他干十八年了。但赚不能这么算。现在都说房价高，按每个人月薪几千几元计算，也得吃不吃不喝多少年，但你看一线城市里的居民小区，都住得满满的，房子永远供不应求。这说明在买方市场情况下，只要愿意凑，无论多少钱都是能凑出来的。在中国，花钱捐官捐功名的现象

早就存在。秦始皇时代，因蝗灾大疫，允许百姓纳粟千石，拜爵一级，此后几乎历代都有花钱买官当的案例，政府公开卖官鬻爵亦不鲜见。清雍正年间发现弊端重重，发文不许卖道、府、同知等职位，但通判、知州、知县及州同知、县丞等，可以酌议准捐。至于买功名，与买官同类。其实买官就是买功名，买功名就是买官，二者的目的殊途同归。监生本指在国子监（国家最高学府）肄业的生徒，这些人可以参加乡试和院试。明清两代，监生的来源大致有这么几类：参加京师会试落选举人，复由翰林院择优送入国子监学习者，此为举监；各府州县一级选送人才入监，此为贡监；三品官以上子弟或勋戚子弟入监读书，此为荫监；由皇帝特予给予国子监生资格，此为恩监；因监生缺额或因国家有事，财用不足，平民纳粟

于官府后，特予其子弟入监学习者，此为例监。前几项可遇不可求，尤其是第一种，必须凭真才实学才行，但最后一项开了一个大口子，有钱就能办到。民间有句俗语：只要钱能摆平的事儿，都不算事儿。古代的人真傻，那么多考生，千军万马挤科举独木桥，怎么不像周进一样选个捐纳捷径呢？交钱进取，这是多么正大光明的事儿啊。周进屡考不中，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吗？现在看来，大家都很穷，没钱是一个原因，另一个原因是，花钱买功名终究不是主流价值观，甚至隐约对此有些瞧不起。捐纳是卖方市场，民众并无抢购的强烈意愿。周进也是逼得没辙了，才走此捷径。拿到今天来说，若有此政策，估计早就没人考了，纷纷捐纳，拼才学直接成了拼财力。（作者系深圳作家）



【缘木求鱼】

在法律底线之上，给予他人充分的包容，显然才是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。

再谈齐宣王式的恻隐之心

木木

对门邻居养着一条小“比熊”，小女孩很喜欢，没事就跑过去跟它折腾折腾。小狗儿很可爱，撒娇、耍赖，样样精通；更了不得的是，还极聪明，只要家里有人在，门口一有风吹草动的，马上就很有劲儿地吠叫起来。但是，如果家里没人在，对不起，门口闹出再大的动静儿，它也“不闻不问”。你看，这小狗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多么地强。对于小“比熊”，我并无特别的感觉。大约是那副“狗仗人势”的势利嘴脸给我留下了不良心理阴影吧，尤其是其一些很特别的生活习性，让我难

以接受。比如，所有的狗都免不了要经常地舔自己的后臀，那大约是基于清洁的需要吧，于狗而言并无不妥，但刚刚舔完狗舌头的舌头，马上凑到人脸上去摩挲一番，即使神经再大条的人，总应该会恶心一下。若有人嘲笑我患上“精神洁癖症”吧，也无所谓。其实，于中国人的文化里，狗的形象似乎一直以来都颇为不堪，在词典里翻翻，好像除了“狡兔死，走狗烹”有那么一点儿略带悲凉的中性色彩外（不过这倒也证明，古代中国人是不怕吃狗肉的），其他的就几乎都不怎么令人受用。而文化的影响力及其传承力总是很惊人，今天，即使爱狗已爱到疯狂层次的人士，面对别人

“狗东西”的责骂，想必也不会欣喜若狂地扑过去与之热拥一番的吧。不过，不喜欢狗，并不意味着有权利把目力所及之狗都抓来煮了吃，同样的道理，爱狗人士也不能看见别人呼朋唤友、大快朵颐地吃狗肉，就马上喊打喊杀地冲过去围剿。现代社会之所以“现代”，之所以“文明”，就是公民的行为显然都必须依从法律的规矩。只要经营户没有违法，食客没有违规，就没有理由受到任何人的干扰；即使违法违规了，爱狗人士、知情者也只有举报权而没有执法权。如果我们还承认饮食习惯也是文化范畴中的一员，那么，在评论、评判一种饮食习惯的时候，就要格外小心

翼翼，不能随便就架上一副我优尔劣的有色眼镜东张西望，更不能因自己的好恶对别人进行道德上的越俎。在法律底线之上，给予他人充分的包容，显然才是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。正如大S有呼吁全世界都不吃狗肉的自由，而其老公也有大卖特卖鱼翅捞饭的权利。“玉林狗肉节”的最新消息是，有一众爱狗人士带着个和尚跑到市场里超度狗们的亡灵去了。他们大约应该是这个自由的吧。不过，大爱最讲究无疆，建议他们也去丹麦人宰杀海豚、鲸鱼的海湾和宰牲节的屠宰现场去超度一下吧。否则，专爱于狗、不及其余，其他被屠戮的大小生灵们，估计就免

不了怨气重重、进而要沸反盈天了。行文至此，不由得又想起那个齐宣王，两年多前，易中天先生在呼吁取活熊胆汁的人们应该有些恻隐之心的时候，曾经把这位老先生从故纸堆中拎出来好好表扬了一番。对那头敲髓不已的牛而言，齐宣王显然还是很有恻隐之心的，不过，估计那头被替换上来、宰了衅钟的羊，马上就会有些不同的意见要发表。但齐宣王显然是管不了那么多的，需要王关心的事物很多，王的爱心也有限，只要眼睛没看见，就当它全然不存在，还真是不错的应对之策。这大约也是滥情者总能心气相通、惺惺相惜的原因吧。（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）